

扬之水

无计花间住



中信出版集团 · CHINACITICPRESS

扬之水

无计花间住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无计花间住 / 扬之水著. --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 
2016.8

ISBN 978-7-5086-6433-0

I. ①无… II. ①扬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6 ) 第152702号

## 无计花间住

著 者: 扬之水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 China CITIC Press 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)

( CITIC Publishing Group )

承 印 者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mm × 1092 mm 1/32

印 张: 7.5 插 页: 60

字 数: 73千字

版 次: 2016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6433-0

定 价: 45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[author@citicpub.com](mailto:author@citicpub.com)

## 无计花间住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“小道”世界    | 2   |
| 墙外见花寻路转   | 18  |
| 以“我”之舌言情  | 25  |
| 彩笺难续笙歌梦   | 38  |
| 添几点，豆花雨   | 46  |
| 读“百话”之一   | 50  |
| 知多少 芳心苦恨  | 55  |
| 文字偏留不尽缘   | 73  |
| 情难勒处尚闻香   | 79  |
| 杨柳风前别有情   | 87  |
| “选析”一家言   | 96  |
| “花间”无复旧时春 | 101 |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也说“轻解罗裳” | 107 |
| 鸳鸯绣字春衫好  | 112 |

## 有美一人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 | 118 |
| 有美一人        | 145 |

## 采蓝集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瑞龙吟   | 168 |
| 兰陵王   | 172 |
| 隔浦莲近拍 | 177 |
| 苏幕遮   | 181 |
| 齐天乐   | 183 |
| 玉楼春   | 187 |
| 蝶恋花   | 189 |

|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|
| 夜飞鹊  | 192 |
| 满庭芳  | 195 |
| 少年游  | 199 |
| 大酺   | 202 |
| 拜星月慢 | 207 |
| 解语花  | 209 |
| 浣溪沙  | 213 |
| 西河   | 215 |
| 夜游宫  | 218 |
| 关河令  | 220 |
| 菩萨蛮  | 222 |
| 菩萨蛮  | 224 |
| 更漏子  | 229 |
| 梦江南  | 231 |
| 后记   | 233 |

无计花间住

## “小道”世界

### 一

婉约与豪放的讨论，实在很累。不好说无中生有，但至少宋人那里是没有这种标签的。看宋人的几种选本，何为正声，何为变调，选家的眼光已经下了定义。

赵闻礼的《阳春白雪》，不分作家、不分调名，似乎是随手摘录，就编辑体例来说是杂乱的。但这种随意也有可爱处：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思与安排，比如内容的搭配、词调的搭配、作者的搭配，等等，都不存在。大约读的时候觉得



好，就笔录下来，好像是一部专任采录之务的“两宋名歌六百七十一首”，虽然对南宋更偏重一些。

## 二

词在唐五代和北宋，多是遣兴的游戏笔墨。南宋以后，才逐渐将游戏做得认真起来。苏、辛之开派，何尝是有意为之，不过逞心而吟，逞性而歌，全是性情语。苏、辛词体现的是个性风格，而不是词的风格，故追摹者鲜能出其右。王鹏运说：“苏文忠之情雅，夔乎轶尘绝迹，令人无从步趋。盖霄壤相悬，宁止才华而已。其性情、其学问、其襟抱，举非恒流所能梦见。”这里所说的也都是形成苏词个性化风格的因素。清人好复古，且不但复古，更将“古已有之”者都做成学问，词也因此变得郑重其事起来，却反而有点找不到位置的感觉。若把它尊入“大道”，一个个“水盼兰情”的风尘女子却又如何入得儒家伦理道德的框架。只好拈出一个“寄

托”来，概括一切。于是游戏变为正经，恋情变为宦情，那本来已属畸形，却究竟还有着纯真特质的桑间濮上之情，也便就此消解了。

### 三

诗人自古以来从没有放弃过寻找和选择一个情爱想象的空间，《诗》的时代已是如此，如《汉广》、《月出》、《泽陂》、《东门之杨》，等等。

宫体诗不被视为诗的正统。然而宫体诗的内容与情感移居于词，一切都变得合“法”了。在这里可以从容放置对情爱的各种想象。

初始的时候，词作多半有具体的吟咏对象，但很快这对象就变得不确定，而只是借一个美人的躯壳来容纳无处宣泄的情感或情爱。不是真正的故事，却是真切的情感。

词中所描写的，离多会少，所以更多的是追怀，是追怀

中的渴望。

#### 四

情欲是一种活生生的美。当它与大自然打并作一片、难分彼我之时，更焕发作一种生命的感发。咏物也是咏人，正不妨把所咏之物都认作是爱欲的对象。爱欲的眼，看花开，是约略颦轻笑浅；看花落，点点也是离人泪。一切都可化作人生的聚散离合。更多的时候，是并无情事，也并无一个撩人情思的“旧时秋娘”藏在记忆里，而只是由花开花落、雁去雁来、雨丝风片、微雪轻寒牵起的一种情欲。所谓“空中语”，即没有爱恋的对象，不过主观者的情欲而已。着力刻画的描写对象不妨是想象之辞，但情欲却是真实的。“闺情冶思，托之兴象，出以蕴藉”，“如怨如慕，只是实说；语语本色，却是字字旖旎”。

## 五

“花间”、“尊前”的主旋律，似乎可以说是“情欲”，——伦理道德之外的、很本色的情欲。情欲是内核，场景、气氛、四时之变化，等等，都是一层又一层精心的装饰。也许有本事；也许没有本事，只是情欲而已。或者，是生活中美丽的一瞬；或者，只是瞬间想象中的美丽。它起源于歌席酒筵，那正是无妨宣泄情欲的时与地。既然铸为一种特有的表现形式，即使脱离了歌席酒筵，也不脱固有的程式，则情欲——当然已被装饰得更为骚雅——仍可堂而皇之谱入词中。所有的困惑只在羞于承认：原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。

## 六

陶靖节《闲情》一赋，百世论犹未已。到了词的时代，

朝中大老，乃至儒学家、史学家，皆可尽意抒写“闲情”。《阳春白雪》录司马温公《西江月》：“宝髻松松梳就，铅华淡淡妆成。青烟紫雾罩轻盈。飞絮游丝无定。相见争如不见，有情何似无情。笙歌散后酒初醒。深院月斜人静。”可以称作旖旎艳冶。盛德之下，作此儿女情长，时人不以为怪。宋人评曰：“文正公言行俱高，然有《西江月》词，风味极不浅。”

况周颐《蕙风词话》：“两宋巨公大僚，能词者多，往往不脱簪绂气，魏文节杞《虞美人·咏梅》云：‘只应明月最相思。曾见微香一点未开时。’轻清婉丽，词人之词。专对抗节之臣，顾亦能此。宋广平铁石心肠，不辞为梅花作赋也。”又曰：“黄东甫《柳梢青》云：‘天涯翠巘层层，是多少、长亭短亭。’《眼儿媚》云：‘当时不道春无价，幽梦费重寻。’此等语非深于词不能道，所谓词心也。”——何谓“词人”、“词心”？大约提起词笔，必先换一种思维方式，换一套语言符号，换一副观世的眼光，及至转换自己的身份，犹如须眉扮演蛾眉的“反串”。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，词的世界，

是由男性营造出来的一个女性的世界（豪放派欲别开一境，却终未能成为主流）。

## 七

文人似乎并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，可以容他专注精神义无反顾。仕途不可以过分热衷，至少不可以表现出热衷。在官不言官，必要时时保持一种江湖之思的清高。归隐呢，却也决当不得真。且不说家口生计，即于儒家的道德理想也不相合。执着于爱情，则更不行。夫妇之间，自有伦理纲常在，本来无所谓爱情。“婚外恋”是允许的，但也只能作为游宴场中的逢场作戏，果然儿女情长个不了，也不合乎社会对男性的要求。因此，借一个身份，借一副肚肠，换一副女性的口吻，便可以表达出自己的双重情结。君臣之思可以退而藏于其中，变得含蓄委婉。炽热的情爱，出于女儿之口，真正的主角便成了置身局外的观照者和代言人，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词沿着这样的思维方式走下来，所形成的一种特殊风格，便能够格外体现中土语言文字的奥妙和文人士子的曲折心态。即使以后它脱离了曲调而独立成章，由曲调所规定的情绪、内容和格调，依然是词的“主旋律”。

## 八

黄庭坚《浣溪沙》：“新妇矶头眉黛愁，女儿浦口眼波秋。惊鱼错认月沉钩。青箬笠前无限事，绿蓑衣底一时休。斜风细雨转船头。”东坡云：黄鲁直作此词，清新婉丽，闻其得意，自以水光山色，替却玉肤花貌，此乃真得渔父家风也。然才见“新妇矶”，又入“女儿浦”，此渔父无乃大澜浪也。——是否词之程式使然？凡提笔为词，涌入笔端的，必是种种“女儿”意象。山必眉黛，水必秋波，花必腻粉，柳必柔腰。词的“生香真色”，缘自笔写女儿态、女儿情、女儿心。

前人论词说：词以不犯本位为尚。东坡《满庭芳》“老去君恩未报，空回首，弹铗悲歌”，语诚慷慨；然不若《水调歌头》“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”，尤觉空灵蕴藉。“君恩未报”、“弹铗悲歌”，便嫌“热中”；欲归犹不忍，则含蓄。只是《水调歌头》又何尝暗寓君臣之思呢。不过词已被加上了这样的双重性，如此强作解人，也就无可免了。

## 九

以诗名者，常常也作得好词；以词名者，却难得也有同样的好诗。作词，要转换角度。在词境里浸淫久了，或许会“移了性情”。

然而文人终于有了一片纯情的天地。说它窄，它也窄，窄得只剩下了情。说它宽，它也宽，凡涉一个情字的，皆可入于此。人生至极处，不是一个情么。在词的世界里体味人



生，可以更深、更切、更精微。

写情写到了极深处，便只有一个悲。

## 十

词到了文人手里，艳冶、娇媚而又是充满生气的文字，渐渐渗入了书卷气。虽然仍是写感受、写感觉，却有了铺陈与安排的匠心。依然是情欲，依然是渴望，却一点一点淡化作忧郁与惆怅。说忧郁，也许还嫌太有重量，似乎更多的是惆怅。它没有实实在在的分量，却是由“轻”和“空”而生出一种无法排遣的沉重。

此般惆怅常化作满纸凄凉。落叶、飞花、零雨、冷雾、西风、残照；泪、恨、寂、怕、寒、瘦、悲、愁；也许更多的是梦。大约若有之情事，总是暂时的欢娱，是人生值得追忆的一瞬间。因为它本来不过是偶然的际遇。至于若无之心，则是孤寂中的想望（热闹中也有孤寂；或者是更深的孤